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谷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黄臣鵠

欽定四庫全書

少谷集卷十九

明 鄭善夫 撰

書三

與王時行

襄山之别便至今不相見人生幾何良友幾何苦哉苦哉伯固兄竟死矣善夫歲裏一疾亦幾與吾兄長别少年兄弟今鬓已種種平生勛業未曾植立毫分值此聖

明中夜思之蘊念何極吾兄蓋當乎時命者也時豈易得惟吾兄以古上賢自待自心身上措之事業要令德性用事自然功用無疆矣歲裏有奉懷之作今并錄去子才崇道俱有書道意拖戀不盡

答張起滇

使至手書珍重悉兄心事良用縈念然君子唯修其在我者所謂遺而不錄其失在人於我性分上良無一點加損然吾輩因此復可加一段警惕進修工夫道理其

實無窮學問到老只是不自滿望道未見看古人意思是如何兄如此根器當求作百世人物眼前細故何足上懷抱蓴鱸之思但看發出是道理是意氣意氣却能害心善夫意兄此時此地且可行所學盤根錯節正吾輩致力之地擇地而蹈之恐非聖賢正法萬萬免動此念如何如何善夫即日戒行矣劣才病體當局甚迷唯兄有以教之府治文冗次所就殊不成章尊翁傳并往稽慢萬千相會在何時寓椷忉怛

與宗道

昨夢井水溢起而作歌偶便録此代啓素翁行已附一啓大約是述自已行藏於知已者迂拙唯甚不出意較多新正執之行亦不令走知想以走執迷頗固也有追送不及詩今亦録去乞爲轉之見走不忘於執之也此外唯勸東岡廣詢天下賢才布之百執事然人才各有偏勝用之當位然後可収其効此是培植國家元氣至緊要者萬望寄懷唯此耳幸留神至念至念

答小野

承手翰已悉存念賤體苦未佳山林中讀書談學之外無多人事煩聒精神血氣已大非往時因審老兄民事叢積尚有餘閒養静之功過人遠矣出處上有此聖明走非果以忘世也求人知與自衒以往者均是枉已今日之出必以平生所究心者為國家効尺寸安時處義固難其進矣非敢任情也年歲不足家唯饘粥蔬水大小皆便習只此至死不苦也承念承念南雄之政聞有

古人風甚僻時不可失眼前百姓少安未是至極飲酒賦詩似亦無妨於政事然有二説不知是政平民和後天下之樂乎抑只是郡事尋常自有餘力而得云云乎走芹曝之意惟恐老兄不肯為古人也古人極難為亦極易為唯在堅其志而已如何思道近作何官久不通問矣會面何時不勝翹企

答歐陽崇道

近日事貧士只是要便宜公養聖賢之度恢公輔之量

教戒之足矣萬勿動心朋戶之法居今之世勢不能清淨其源欲均節民力恐聖賢亦無有別法衆輕易舉民不見累凡百催徵併力分干亦甚易就且免侵漁細民之弊此法甚美非一端也中有下戶為朋者倘加至三四人行之十年消乏自少矣尊稿妄點抹一二奉內閣下封伯此另是一世界中事春秋定曰紀異時事如此天下豈有太平之望耶不肖終老岩壑矣早秋欲往蘭溪弔章公即回至期欲請一引預干草草奉覆

答林志道吏部

草堂奉接後再承手教深眷謭劣何足以承之愧感愧感令弟到省善夫正卧病近方得問起居疎慢萬萬適得執事謝病消息明時壯歲建立事業自是吾輩分内事計執事才力豈宜閒居秋涼幸備辦上道以副君相用賢至意至望至望善夫比日無一事長進又無師友相覺發去日苦多大可驚怛作計負笈出遊莆實在意中也未便云云功名事善夫嘗自揣而安之又恐一向

頹易一旦即死何所藉以立於世未免與草木同朽矣執事相知幸有以發之尊夫人壽文見委荷在通家子姪萬當執役但善夫名位素薄文事又非所長操墨班門白地退數舍矣豈敢豈敢素翁議禮疏閩再上不知聖意稍轉動否山齋伯固近況且如何附問未面惟為道自愛

答陳執之侍御

春間傳使節至岊追送不及有詩附宗道處宗道歸發

回此情未有以達左右也承諭道德之論出處之節敬佩敬佩時事已轉至此乎幾微之間治亂之判也廟廊臺諫想悉小貞之理中興自古與創業不相及要不令小人尋得吾輩空缺以為口實大同而黙化久久當自定也如何從仁為何喪心讀書知道理乃有此疾不可曉不可曉草草布臆餘惟為國自重不悉

答林德敷

瑣事雜沓未得侍不任蘊懷南書之命於懶拙病軀最

宜崇卑不論也行色大段在莫秋親戚墳墓顧自戀戀矣七夕後敬當過從君載自是遠器向會思抑深有成就之意萬勿局而小之此却在父兄前輩聰明特達者何限然所就竟如何辭藻中亦見其意向所在文章猶美色最易溺人若非豪傑士鮮有知反者親事君載尚未除須與入白下如何竢面究

答汪希周太守

故情稠疊何德以堪之善夫别出上即發寒鬱疾痰喘

連日痛楚不勝畢竟吾人只是虀鹽之分耶集山詩呻吟中得無好佳思此外唯願尊兄廣施仁惠然行之却有次第獲上則志得行審委任則澤下究去貪汙則政徹逐舞文之吏則法不撓勅惡人則民安同其好惡則民從廣詢博訪則得民瘼振風節表恬退闡幽伏則民勸此數者獲上最難人孰不欲令名令名衆之所忌獲上之道功則歸上惡則自歸民至愚而神畢竟令名自有攸往矣福州十邑惟福清稱梗一變尚未至齊治法

須是粗枝大葉其風氣如是自古未有以變之也閭邑在有穿窬幷舞刀之徒濵海造巨舟者多是强冦法當去其太甚亦杜漸防微之道也芻蕘之見不覺縷縷爲吾兄盡之病次言不成章惟採行一二幸甚

答道宗

辱書併見所上封事大丈夫樹身爲君固如是也甚慰甚慰時論以子言不遜而復惴於心士君子旣定志而復懼乎懼則寧無言言旣慰志禍患之來聽之也惟吾

子益自壯走無似自廢一邱愈自離索無足語知已草茅固耿耿耳近来應縁不與當道通人事人事尚覺擾心即欲入山畜艾自康飯糲茹淡以逃於空虚復恐擺脱不盡静久而念生耳吾子以為何如幸教我世事多艱忙閒固各有所惟毋泥於迹為道自重四月初得一犬子併告知已

與林德緒

道宗回備悉動止康泰知榮轉在早晚喜慰近聞三邊

聲息甚大在吾輩尚有遠憂耳不識廟廊諸大老長算如何或者邊徼常事路遠傳訛而在不必憂者幸以相聞杜門數時了無有得轉覺閴寂京中諸欲聞者幸毋惜一一相聞

與萬吏部

自廢歸奉違已及三載獨處荒村數千里外每憶曩時晤語被蒙深眷曷勝追想走在京師時薄德謭行謗聲在人而執事不加罪且洒然無疑也走何修得此於吾

兄哉自登籍以來德不加修一行作吏善名不外傳而流言已滿人耳揆之朝廷任人合在罷黜之列耳及自放歸復不能如箕山澗濱脫略人間事每聞風勁輒有飛颺之思邇者刻志杜門於六籍上究探一遭略不得其涯津遄姑舍去復於百家上而繙之求古人所以用心處然而病日不加少識履日不加多大抵中無所得涉獵羣書徒取勞苦耳方叔賢在西樵築室靜坐深有所得靜中作用甚大走顧不能也近聞近夫首舉內補

近夫海内一大人物也方今冢宰亮方光大執事贊之有賢如近夫者其擢用也固宜然藪澤之間不遇知已甘淪汩而不悔亦尚有遺能者乎走實無似未敢勤大君子心力北土先秋天向凜萬惟加餐自愛不宣

答王時行

拜緘識君子動定走向所圖地又成畫餅時俗以吾輩宦歸似深有所要可笑可笑以吾輩不免於求田問舍反觀亦自薄甚矣別後日處荒穢清思漸減恐愈久與

俱化耳石竹嵒九鯉久所願遊按志復得麥畬夢寐崟先我陳迹耳侯早秋腰鐮稍罷即巾舄過壺公從吾子方外結烟霞好如何年來乾清之變切於鼎雉聖天子之詒上於輪臺重可為宗廟賀社稷賀天下臣民賀但恐有司輩不肯上體天心與聖情耳見素時周二大老為達殷勤方抱病不備

與近夫

北入北人事風物倍協愁端維君僻戾海隅維太初寓

跡無端杳莫達所存無任結鬱時下滯濟中幸接令弟致區區道揆乖覲惟涼溫自攝不一不一

與張青田

去冬修問詎今缺二時耳蓋冬春之間有攢冊起程之故兼以畏途以無使坐致闊如實抱戚戚青田新令殷近夫留於六經子史制行甚高詩文亦非近代所有政事亦甚精真天下豪傑也同朋相與豈無麗澤之益哉忻喜忻喜近聞學官不論有無功績即以學行課陞黜

於官人之法庶乎公耳王節甫已擢邊郡令壻回否太夫人音信嘗通否在京師一月甚無頼即欲得一歸病亦無時少脫今雖未即决時事如此復欲為家人輩圖衣糧以濟寒餒而憂皇轞束如此計亦拙耳人生貴適意大抵只在一歸也夏將中動定自攝

與張青田論號

向以一山同張元德誠是且犯古人但改曰介石泉一逸復曰一鶴殊覺未穏介石泉青田之勝也愛其名須

顧其義今曰一逸不過泉上之逸耳於介石字義似無力且無用功處况古亦有五字號者鄙意請易為介泉如何曰介已包石字見堅忍意曰泉見流動意如是則有着力下手處耳不鄙當走書近夫為作介泉記善夫當作介泉先生傳如何信便候所以罪過罪過

與近夫

陳準卿去附狀草草適使便致所欲聞目下敵兵十萬分入三邊大同新喪師請兵請糧請馬之使道路相望

邊儲已數月無支通太二倉又無一年之積江南財賦皆供不足以給俸食況水旱蝗螣連歲相仍乎急則民亂緩則國瘠廟廊諸公如之奈何都下六軍食粟者九苟殳者一而久借邊兵於京師憂念其室家日夕皇懼氣已奄奄矣邊馬喪亡無數太僕馬政徒有其名勁敵壓城方縣金募駿是猶千里賫糧以濟旦夕饑餒能不扰藉以死者耶內患外虛天災地變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此輩厝火已然又益以薪吾儕力不能救而又安之

而不知避之亦愚甚矣孟望之謫桂林李自古謫泉州何粹夫謫開州賀志同謫處州未遣而待玦者不下數十人憂世之餘亦不能自忘情也走在告月餘心疾轉劇先人墳墓汨沒荒莽歸志甚鋭計七月當疏八九月或得歸如道鮮險虞身稍健當走千里候君於鶴溪之曲共悉行藏耳適心事不寧努力相聞惟加飡熟眠不宣

寄方思道

與子别忽更一年每憶吳中晤語書帛往來如旦暮相遇一旦别去南北數千里遂至闊然未嘗不望雲出涕海内故人合散之跡有如此哉到京師故疾復作覽世味惟有一歸來時别應期知子襄事畢避亂衢州竊喜必得一會然獨不相聞何哉至杭居月餘欲過會稽探禹穴登天台石梁與石門鴈宕諸山而後沿金華來與子南入武夷以遂宿諾竟以人事歲寒違志又惡識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哉蘭溪會虞佐與談吾子制行與章

前輩所以高邁是又一快李自石吾廷介深可為吾道傷尊先生安穩如何趨堂未必行路荒蕪草草布臆後合在何時毋金玉爾音

與童賓暘

小僕回遠拜執事之辱方悉出宂事跡蓋宂因遭兵燹民困久耳況既理之地民瘼素切於必理之者乎萬萬為殘民加意況闕里所在籩俎墳寢尤當愛護乎哉屬下諸邑尤切近民者令之可否民之生死樂苦壽夭理

亂之係焉者也所以可之否之而廢舉之者在執事郟令黄某舊以理青田廢於權倖今舉於賢相走以同年知最深葢鯁而才者也執事以為何如時事尚多艱百惟自愛臨緘感憤

答鄒衛辰

史評甚好篇篇有新意但槩以聖賢大道律三代以降人物殊少恕心耳且頗為諸咏所累如故物陳列雜以新治未見其為全美也維再删定去取盡除諸咏間亦

有昔人曾道者似覺剽竊是亦為此書之累也昔人評史多不可計數物要其的無尚其繁君以為何如日来諸詩似見大進大抵作詩立格命意欲如立崑崙山頂下觀四海絶去烟火不可跟隨衆人古人亦曽有云也病冗中不能備陳竢相會日對談

答衛辰

所論諸評誠是但人品得之天修之人各有分限故品人必隨其所至則公耳春秋立法未嘗不恕不然何以

責備獨於賢者聖人用情未易言也諸詠在許後不過
詠所許耳有之則複無之亦自好初不見其遺也必欲
用諸詠恐終爲此書之累耳會面當有忠告不佞

答黄元質

使到知治郯益善蓋郯向以城完民病比諸邑稍淺日
下無寇虞未可便棄武備所最急者蒐麥不登復苦征
役猶人病憊而負其有不蹶而死者寡耳今必藥其病
逸其勞而活之者責良醫爲惟老兄加意重賞賜有志

斯世者可與共賛好事萬萬毋墮初心毋以郤小為不足為今天下稍可以盡職行所學者唯守令而已古之人茍可以利民者亦為之幸自愛自愛走經年伏枕經史類一切罷去所餘者壯心耳然處無用之地每思時事憤憾不知所為匪才瘦骨所念者一歸耳使回心緒縷縷不能詳陳會面未必

答方元素

別元素期年耳病兼之冗兼之酸楚嶮巇兼之而思我

元素未嘗以病冗酸楚噞巇妨也元素以我為薄於情耶自武夷後期杳不聞元素消息閩人之到京者道呉者非所與知者不問也稍知者問之曰不知也音塵契濶有以也去冬失一蒼頭蓋曾事我元素者今春之遣傭吾工者故不知所以問元素也允默来適有太湖之遊相左又不及問元素者也五月曾郟城价至道元素動定甚悉云四月已到家旋附候狀而今不然也豈其傳聞之謬耶抑其故為無益之誑耶是後惟日望元素

之來矣而筆硯則以病廢方思道知我情也豈期元素秋末猶在閩耶夏初手教冬初方到吳音塵契闊有以也即張燈作書尚不知此書何時到君側耳臨緘旅淚汪汪欲詳復草草

與白方伯

別後得令弟消息於都閫公知執事有無涯之戚竊以為國自重節悲如何大冐新定閩地復苦旱荒又知執事純愛不遺重勞憂念蠲減之恩寔延領於執事也江

南風秕江北蝗灾事聞處處舉行民瘼莫有大於此者萬萬為民加意親炙末由病中草草

答倪宗正

善夫自抵家削跡荒村與野老無别近哭先皇帝一進城耳又家食朝饘暮粥飲水甚甘也天下將太平吾輩耕巖釣海何適不樂秋末天台諸友欲往少谷遂為羅浮之行非漫説也

與胡方伯

首春不獲侍以小嫌不敢而顧教之意與景德之私浮乎儀矣有吾生謹者開化人文山先生集之孫中書先生罵之子文山通古學為世通儒章德懋公所畏者中書博達簡淡鋭進勇退大進乎今之人謹少靈識有竒童稱十八著書為詩文皆崛峻崚厲可喜可愕於三教經典皆明曉其隱向在京師敝友黄應期何仲默極稱其頴發以其祖父子各擅其長皆一代之人物也比到吳偶獲交其父子且稱知已焉往歲盜在三衢文山草

堂已入煨燼中書流離斃於道隅兵荒疢癘喪亡憂難莫甚於謹之家也走竊以文山中書之積天乃降譴反甚於人人殆不可曉謹以頴異多能年且三十阨窮落魄尚不得第一方而且食此百罹文人多窮固其然也近者走千里求為槽户走蓋深知其非志也弗獲已也而顧不能謁公卿且不一就掩户欷歔而自嘆其窮耳伏惟大君子憐才下士憫人困窮念文山中書之積之報念走之交幸憐謹之才之窮而或有以處之乎走非

謹不敢勤君子心力顧為謹弗獲已矣皇悚皇悚

與姚元肖吏部

客歲再上無益狀久不得命執事名益高位益崇盡天下豪杰而友之凡在同儕孰不以得侍游於君子為光顧走無似自廢於萬里之外不得以朝夕繼見執事能不遺之耶走在京師時獲罪於貴人退歸後致謗甚烈執事朝夕與處亦見走頗為不善乎執事交遊日益多而走日益踈浸潤之譖勢不能無入於左右之耳也執

事能不疑之耶年來獨處荒蕪日對芻畔固已忘意仕進竊欲於天文地理禮樂仙釋百氏稗官小說諸書繙閱一番冀得其糟粕以為不如是不成通儒不意碌碌歲年病冗相迸一不得其門今雖少蘇息然神思恍惚漸覺不復能記憶耳通籍十年守雌如故而日就昏聵建功事業顧豈在我輩哉因風力不欲久斷音塵不覺吐露衷曲慙醜慙醜陳佑卿萬士鳴蘇天秀夏舜俞諸兄長為道懶慢身跡疏遠固嫌於通書也

與人論事

隷人持朱書至威甚不敢逢執事之怒禮之請為致口詞萬一執事之震威也不意執事大遷怒於區區隷人再至張大執事之威推門破户以必得袁景而刑之以泄執事之怒而辱區區之衣冠也亦已甚矣區區臥病京師被蒙聖恩賜之南歸孤貧無依寄家外氏實賴外氏之慈也外氏耕鑿自為讀書守禮上不敢逋朝廷之賦中不敢違常賦之役下不敢於非為且景年望八閑

門待盡在朝廷常典已在不役之數况恩詔屢下而所以丁寧告誡於有司者政恐有司不體優老至意而使山谷老人不蒙朝廷之實恩也向者不勝催促控詞於侍御王公頼王公之明行之於有司王公公仁不可私請而即憐其義必真知其為不必役之民矣有司未即行而執事之白板朱書捉獲再四必得景而刑之夫以不役之民而欲刑之毋乃干朝廷之典而伐王公之令乎區區伏枕其家實不忍外氏之苦也力疾致詞而重

違執事之怒檝惡相加不可聞於人人夫不可聞於人
人之詞而可加之君子耶區區自登籍来安貧守道卧
病二年不肯妄登公府今雖自廢尚從曺屬之後執事
得而辱之耶今以一言不合必欲行其血氣戈盾盡露
而欲如何志士顧有不可辱耳區區讀書効學聖賢義
之所在死不得辱也且執事享朝廷重禄真能不素食
不妨職上不負朝廷之官下有多少惠澤於吾百姓乎
此區區與執事之所共明也且執事之職事固别無所

重而真有重茲一役耶剛柔重輕緩急之序固嘗見之真矣執事豈不知景有朝廷之典有王公之命而在必不役乎第以一言小忿不能忘而欲快意於區區耳夫朝廷設官分職其意何似茍得勢一以私忿行之至有戕賊百姓而不顧噫此志士所為驚悸痛心而悲焉者也輿言至此曷勝激烈惟君子能容盡言幸毋怒

與傅子木虛

文潔藥物多累賤恙差勝前微覺熱痛耳星者能造吾

之命乎君子不謂命也箋二十葉奉上幸脱水患者陳家卷子苦苦推托容細推究帕子尚在袁家不致沈滯晨朝處分童子種樹灌蔬除苅蟲生事毋冗雨晴幸過湖上為農談如何

又

讀百竹之書令人涕零世人不如百竹多矣弟之愛兄未必如兄之愛弟也有人往南海走當作字賛服之吾輩揚善之心不識面者猶表而出之況吾友乎渠門户

走當護持第此事須面言非可動之筆札也漫音發去第二册中有邪移弆為一一毋致差錯霞邱生詩弆録一册與我何日到湖上專為掃榻

又

青野堂已茍完絶無塵埃汚賢者巾舄也候益館養蒙齋專待吾子作大字龎公鹿門幽寂古野頗不相減世上事紛拏未暇聽也莫相報莫相報蔣詡徑惟許求羊走頻訝子履聲辛巳漫槁失去莫落吾子之手否漫言

報宗呂投下

又

近用茅筆作行書極佳閒中漫書甚是適意二紙分高傳二子莫作覆瓿

又

伯固竟死京師竟無子苦哉苦哉哭伯固不能已於言也厓老歲暮竟歸耶新春竟去耶韓子所謂吾不可去子不肯来鄭子所謂會苦濕青衫情多生白髮其奈何

文潔久候不至固知歳暮如朋友之病何力疾作字雖不費心思亦頗耗氣而況於予豈得已哉

又

此紙前日遣東之持去偶值厓老歸途見之遂過我門作午草草由西峽歸矣今更過紙檄三子看轉移如何施予襄事公衙未愈滄灣老人不及至也

又

趕門奔走自是我弟動止無常自致狠狽不干寫字作

畫留連光景也國賢下第不為異此時君子道否正是
困心衡慮時節看國賢用志如何耳明當為力諍之諍
之不得亦當付之無可奈何也勤可及第昔人云以手
搏得狀元是在千萬人中奪得者凡物人可奪得未足
為貴語云匹夫不可奪志人一身來此天地奚啻萬金
貴在自寶國賢只是不自寶遂起人爭奪此正對也竟
不呵呵堂成少谷之門元無俗客但有上座次座之等
若云先招賢士方能代出賢才即是勝心勝心最害事

百竹書中絶無不平但自叙其勛伐勞績耳雖然喜慰喜慰

又

表弟數日甚擾累吾子僕閒氣近來一掃不留閉門而已縣官如此尊貴少谷如此卑抑尚不能濟小事都付之浮雲過太虛也趙門所為一一合晩宋家風徒使人抱恨今日正是割地致金繒不能免時節也不可云不可云柴門亦累人遑遑過日一切事未暇行為八日未

敢邀吾子容走東也詒到出城厓老書賦詩未就得幾日可去乎

又

廿九日決請拉諸君到敝園荔子日見其綠暗紅稀矣

又

此稿煩為走看過病處抄在圈下或為改過校讐惟其是萬萬勿避蕪蔓早發下渠數日內要入石也聞廵公府主求民望吾子肯與試否

又

别駕公竟有此傷惜惜公衡去不能奔走弔慰奈何僕子遠出無一在身邊可使者敬此附慰幸達之公衡當亮我也

又

昨日謝枉敝廬知厓老至城中日下湖中春色總在愁裏寓目者幽獨甚也聯轡過枉吾有意否厓老如未歸煩達

又

雨打桑苧園風欺明水閣頗覺東顛西昜但池增新水花木潑潑有生意為可忻矣何日過我同賞天地之化

又

別吾子後數日甚不佳今方稍脫前素翁書來約西禪為會諒今日方到當走西禪吾子可不來會素翁乎走先達之耳

又

喪祭未畢冠婚在下復無一錢着槖柰何朱墨家賨無有惠我一半

又

舉人名次乞發一紙相示文輝入吾夢夢如此之靈從容一二日可同來謝夢也近重陽欲過吳嶼訪師禹子能同乎桑苧園之招無一人來走不德甚矣滄灣子水竟北轅乎

又

桑苧園新成明早雨晴請連步過湖上觴咏功名事可付之倘來也

又

少谷柴門四字信佳吾弟平生莫未有此奇此奇乃谷老神助也草堂元不俗着此伉儷無垢也

又

晉書發下厓老到城了事後千萬為拉諸友同光湖上尃望尃望沛夫處何日行禮祭文須吾子作之走志之

厓老表之石門圖之諸子詩以挽之是必是必藥煩令第一行

又

頃所云走思之尚不獲於心今夜枕上詳之旦日有以報吾子耳三日過到城門歸登釣龍之臺上第一山頗與吾子同之

又

不敢入城歳事更始特到文堅兄家奉會諸君幸同出

城萬望

與鄭蒲澗

見佳作知蒲澗之窘也古人正於此際見進學工夫幸自愛石碑已磨定在此休暇乞拉徵明枉顧從容敬柬來請

又

數日不面懷想愈深於徵明猶是也少暇能過關上一會乎太湖卷向曾求跋於徵明見間希爲一速日來佳

作必多教音杳杳何也顒俟顒俟

又

禮生事宦途冷熱大率如此毋足怪者至日在胥門有一心曲話欲面語待已久聞命欲各衙門行禮畢則在午時耳故先趣歸心曲之話未可紙筆啓也蒲澗至捷敏者能揣度之乎徵明可邀到闕否墓表之托至懇至懇

又

閱相者多矣皆不一其說此頗近理盛許蒲澗下科壽七旬外位五品別無餘說背後亦乞細詢所以上司俱在蘊城關上之往宜不能待紙一百筆十枝專人奉去

又

舍弟逢東蒙林同府先生見許令愛煩蒲澗先生玉成其美生早晚當到蘊州問名拱候所命

與木虛

公衙行路安穩乎慰慰寒家弟妹而下幸無恙但谷老

常病耳方君詩病筆未能録茗爐若佳即能畟志當爲吾弟摴碎否則發到草堂作公器配我白鳩杖也太初集幸早促完十四部未領漫言漫聲猶緩也不急之物亦愛而録之乎仲默詩方在覽中太初落板便當補之陳家卷柰何恐作烏有先生耳

又

所報數事皆所欲聞厓老入臺名實俱稱此地此時看厓老鋪張矣胡世寧此疏固美三人者爲朱者請入經

筵但此三人後日朱陸異同之黨益分矣今天下豪杰豈止此三人天下稍無事君子者使分黨一分而後小人得而乘之矣宋朝故轍也可慮可慮師德還山之人乃不得首邱自取之也惜哉四弟疾稍愈走明日往下江成母姨服歸途當枉諸君入草堂看暮菊一二枝孤黄獨立太湖奇石畔不與桃李輩爭榮艷品格顧自絶高也

又

數日扶病骨督工開池得甘泉二坎可比清冷吾子速過我共知此味奇哉奇哉厓老十六成發否走買舟候送吾子可同之兼問公衙之疾文旭之醫走氣色不轉有何藥療之大丹難得駐顔何時柰何

又

今日是清明後園鑿池種樹看田畛揷秧田園之興勃如也請三子聯步過我踏青蚪白無不可者少頃當扶藜候於賢士橋莫徑歸也筆遣去鼎菴文木虛執筆人

有常言少者勞也素翁之處晉溪之死方今卻用中間一流人也小野書已遣去公衡家耳

又

公衡去否聞說遣人到我不見到今望自來宗文久不相見耳文輝世亨文潔間可拉顧草堂滄灣聞欲過我此其時乎過此則歲寒矣燈面畫否陶學士欲請過西廳館之也

又

亡室宅兆頗温燠啓封煖氣如炊飯來春當邀吾弟探秀一行毋曰風波阻艱山嶺峻絶也夔州以還之稿真相信乎然純駁不一須擇之耳𡸁老近有書云暢月廷試來春決歸甚喜墓志奉去吾弟一鑑倘如意當以數幅分諸友但首二行鐫不佳

少谷集卷十九

少谷集卷二十

明 鄭善夫 撰

書四

與梁日孚

别後凡數寄書再不得吾兄消息杜門索居無他念慮一則日望太平使吾輩山林之下得以穩睡一則恐離羣日久學業就荒矣聞應石門已南歸近亦有書來知

吾子居京師亦頗持獨興懷興懷又聞白浦在西江與虞佐少有言白浦執言忠良會事古今多少賢達秖為區區血氣所驅使害了一生此事果爾不敢為白浦長也近況如何關河許遠音問稀闊不識繼此再得如往時否也苦心相聞不盡所欲語

答思道

西湖别後得嘉興手札宦況今如何或出或處或久或速君子惟其是而安耳方今政治更始正吾輩行志時

節先甲後甲理亂緒幹父蠱端在諸賢得時最難時難得而易失時非高爵厚禄之云也古人往往寧蓬累而行者謂何際遇難也今天下百務極矣生民之苦未有甚於此時者矣事極而反常數也今海内豪傑之士皆有彈冠之志欲行其學但不忍辱其身矣吾兄珍重珍重善夫日來無他喜好近結草堂於湖曲日對田叟牧豎談村鄙中事仕進之念已索然無餘所餘者望治矣面晤未由臨風悵惜

答平厓

海濵杜門屢得動定甚欲吾子同隱今皇帝道化維新吾輩草茆荒僻莫不有茹連之志何者行義達道本吾儒性分内事吾輩爵糜廩禄相率引去者非好為孤潔之行也若於上下不交也致君堯舜今其時乎時不可失天下第一等事莫讓與他人做去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其志非以求富貴利達也萬萬自此堅忍其志伯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百司庶

職莫不有經濟存焉勿曰吾未當其位未得盡行其所學也善夫病苦彌年煙霞之疾未瘳徒有耿耿耳拭目以竢同志者不備

答倪小野

善夫啓曲江使人至李公衡至兩拜書兼以公衡口所稱述慰慰以南雄之小以吾兄為之非是了公家事便為稱職也況今聖明在上切切求太平太平事業何所始何所終四時之氣自一心而推之萬方之政自一郡

而大之是已吾兄珍重珍重善夫自抵家削迹荒村與野老無别近哭先皇帝一進城耳又家食朝饘暮粥飲水甚甘也家孥輩不知吾輩安身處覺其局促勞苦耳夫子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士君子欲自愛其身不為枉尺直尋則亦安往而辭貧賤焉勞兄遠念漫及心事天下將太平吾輩耕巖釣海何適不樂秋末天台諸友欲往少谷遂為羅浮之行非漫説也

答道夫

价來承惠草堂貲此時正窘促甚爲得力曲江新政甚有精神喜慰喜慰吾兄知剛柔內外之道乎孔子云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外柔內剛剛柔相濟而不相勝者萬事之所以成也況一邑乎涖事貴精勤又貴簡靜精勤而不簡靜則羣小易欺簡靜而不精勤則衆務多廢二者貴相須而不可偏有者也近聞吾兄甚精勤恐未必簡靜簡靜最難事必須學力學力非窮經博古詞章記誦之云也吾兄幼時曾熟讀大學與中庸今但舉二首

篇細思而力行之是耳方今聖天子求治甚切吾輩幸丁其時在外則堯舜其民百里雖小最近民者也非求大學問安有大事業吾兄鄭重善夫自廢彌年矣古人幼學壯行上有聖君故不忍枉已以出也不然作堯舜巢由歌誦太平如何明歲過羅浮經曲江欲作太山孫明復乞俸錢耳添丁之信如何懸念懸念七月五日善夫頓首

答戴宗道考功

近拜三月四日手書教愛良深所喻放浪山水間以有限之歲月供無窮之耳目意思大好再三把玩以為藥石也走年来於山水之興不覺頓減非有所長進而恐喪志者想亦精氣短少自然有不逮然也自渡江即聞孫太初之死一往吳興稍致死生交誼再又與應黄二子有夙諾遂過天台與居月餘而後竟趨武夷摩滓數日慨然有卜居之志實非為山水濡滯也今者易寒暑杜門荒村兀坐一室而已近哭先皇帝始一至城當路

了不知有僕也今聖天子在上賢士幽側以次彚征而不肖貧賤如此恥也但人處淡泊內視平平耳吾兄司人物銜鑑聖天子如此求治而吾閩尚苦酷吏柰何昔孝廟時有君而無臣至今為恨非無臣也位不當人人不當位上下頗也善夫徒有其志山林無預顧以此為足下獻

答朱守中侍御

計兄是行必得會陽明必大有所得致知之說大好數

年同志所講明所用力豈外得此物但舊說雜沓於胸臆不能脫然篤信而力行之也凡人挾其所有語之以所無則惑守其故常語之以所異非惟惑也且羣然而議之耳善夫比歸惟杜門温習舊得靜中時時紬繹始覺得此心大是難捉縛的物方見古人下死工夫處孔門由賜而下人物未可輕議也陽明先生立此大功業今又遭值聖明善夫日聽其大行不加意思以為法程未由侍履門下心欿如也素翁隱志甚堅山齋已在行

松厓伯固想當膺命而赴草野薄劣貧賤惟日惟祝
吾君聖壽萬年以致雍熙之治矣所以荅兄之知如此
而已奉晤何時想憶極切

答蔡廷奭

九月朔杭邸相聚惜無幾時念賢甥器識良可遠到妙
年便試此大邑適承頹敝之後又正是盤錯時節今之
所謂遠到者能文章取聲名作好官取榮貴已爲矣今
看文章與貴權畢竟於心身上何所裨益惟吾甥試思

之繁劇勞苦要須有簡靜者為之主一如明鏡何曾不
鑑物鑑而不留則身自不勞矣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
歸況宰一邑乎學問只有一源無夷險靜鬧無中夏無
夷蠻無窮約無宦達若說忙裏廢工夫然則閒時用甚
工夫孔門學問是箇仁仁是箇愛今為民父母愛便是
本中間抑強扶弱興利除害大惡大辟皆自愛上推去
勿作德念勿作功念此便是學問今之為吏者多行其
意氣意氣蒞事能有幾時意氣重在名則徇名重在利

則舍名而狥利意氣者害真之本也是以君子貴知學惟吾甥珍重善夫力薄躬行徒有空言敬為吾甥盡之如何病中草草

答林茂貞

近拜名篇教言珍重林下諷詠真意何日忘之善夫杜門已無復仕進之念才微命薄雖退處閒廢尚恐不獲死所何幸今者再睹天日故雖窮約得為太平遺逸萬分俱足矣近林克相書報吾茂貞中興一疏切中時政

若一一依據而行眞足以復黄虞之治足驗吾兄所養之大索居離羣時事多不及聞諫草幸寄下一紙以慰岑寂至望至望吾兄日用更作何功夫廷尉事得稍行所學否古人夷險静閙皆致力之地也善夫比来精力覺得疲頓累鞭策不起日用驚懼過此時節便是衰頽之境也有警語萬無惜以次相聞慰慰伯固兄行草草未盡

與吳德翼歐陽崇道論恤典事宜

讀嘉靖維新錄竊想新天子仁聖痛念海内久罹毒苦而曰自今與民更始所以収天下之心者何物財者民之心也曰十五年以前盡行蠲免又曰已徵在官者准作下年該納之數又曰嘉靖元年以十分為率俱減五分伏玩恤典是三年之内赦民財賦者半也何者十五年全免十六年全徵元年減半此恤典正意也全免之年中有已徵者若不准作下年全徵之數未免是狡猾者稱幸也盜以十五年民知有赦故狡猾之徒或徵而不

納或納而不全或三分或七分今將十五年隨其已納多寡兑入下年全徵之數納三分者徵其七分納七分者徵其三分使其十五十六二年皆如元年民受五分之惠方稱至意迺今當事者或以十四年以前俱有已徵與逋負者將准作下年該納之數一款一置弗論殊不知十四年以前民安知有赦夏楚之下其有逋負者豈得已哉廟議此款甚有斟酌但曰已徵在官本指十五年也却不明言十五年准作下年之數本指十六年

也又不明言十六年此蓋一時言不盡意處致使當事者疑似遷就不即將順其美近者全徵之命或者上傷聖天子之仁下傷萬民之心乎且僕聞之君子貴從厚有此聖天子在上切切求治正吾輩行志達道時節縱有聖意未及處就如長孺之發粟亦得而行之況恤典顯然如是乃以文法疑似之際反使民重困乎若以處置軍儲為計二年之內尚有五分之徵倘以諸色已徵未解者奏補亦何不可只據一項掣過餘鹽歲可八九

千以補軍儲亦何不得竊以全徵之意豈不以進貴之變乎進貴之變其旨未全在軍儲向與見素公反覆極論致亂之由有數端焉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食盡去而民不亂其本謂何若以三月失糧便足致亂則三邊健兒當先變矣三邊之卒至有三年無食云何不變況八閩軍士征戰日少且有生涯若處置得宜雖逋之十年保無變也今但談虎變色而不探其致亂之本僕恐全徵之事舉行不但傷萬民之心也昔

孝廟朝有君無臣憂世者傷之今天子仁聖正賴諸賢翊賛將順共成雍熈之治千載一時也首先一事便使朝廷失信於天下僕恐有志之士不能無致憾如孝廟時也僕自還山已分塡委溝壑何幸復睹明世有所見聞敢不為知己者盡之倘賜采行不勝幸甚

與歐陽崇道

徵糧事宜使君處置甚停當十六年今竟全徵乎下民洶洶又聞十五年以前蠲除者今欲悉徵之果爾善夫

有蹈東海死矣如朝廷天下何士君子窮居讀聖賢書便說欲兼濟天下及既得志為富貴所乘便諉之曰時不可為今上有聖天子大賚四海吾輩時命既得何為而不獲一無所諉乃故為怫戾以行其血氣柰何柰何使君何等人品何等力量部下之民皆使君兒女也陽城政拙至令照耀人耳目大丈夫當立名萬古眼前得失不足視也非托至知不敢如此直率幸亮之里役事近聞奸宄往往漁獵嚇錢此事恐須册定後面定庶杜

此獎水利呈敬再上

答歐陽崇道

手教云云使君為百姓之心極盛矣縣家誠不知使君至意知人任使最難今百姓戴使君真過是父母故愛之無不至慮之無不深每使君行一好事惟恐其不勝復恐其未終竟以去也真切真切并圖水利二事嘗行縣俱未發出萬乞利導之倘有來言不便者皆私意也秋糧事百姓未得明降日受縣杖併猶豫如有所待又

以十五年全納者十六年分一納在官倘准下年之數決無退還之理公議作何處分使君曷不揭一榜明開緣由以喻之民惟待使君一言僕不欺也懷安雖稍完民其無如矣使君試聞其怨懟之聲何如今之能官古之何如也餞舌餞舌

與宗道

客夏拜篇翰情誼深厚至今在心脊旋有報書山林況味大槩具陳矣世道嚮明賢人君子以次在位喜慰何

可言善夫自揣不肖寔未足為世用獨守愚拙甚安也或者又以善夫尚掛名仕籍遭值聖明乃似進非進似退非退經年閉門不無疑於終南之捷者善夫立脚未穩亦不能不動心於或者之云今自度既非用世物料只是求一明白使得一意山林讀書談學教授弟子名教内當做事尚多功名事業莫須有宿縁在善夫覺得無此分命也惟執事實知之何以教我瞻佇瞻佇鄭鹿門劉函山正欲作書素翁行迫不及也致此意至顒至

顧

與平厓

未入道以前連得詞翰遍來所養益深矣繼得上執政書一一切中興漏略處此後經綸可占也久不見報近送素翁至西禪得閱新政數大事人恒言山林草野之士嘗過憂易曰履霜堅氷至春秋防微杜漸謹之於始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古聖人之意深矣深矣善夫江湖邱壑望治之念如執熱者欲濯清風極真極切茍得

小康雖終身為逸民死甚樂也素翁行當又為世道一卜吾兄身居言責凡平日所講明所欲言請先舉其大者要者不特職分内事三十是立脚田地四十是不惑田地七尺之軀寸寸是可愛惜者既不為利害所軋此外無足慮者萬萬為天下珍重切望切望素翁行迫匆匆寄囑不及起居

與歐陽崇道

善夫啓西禪幸再挹尊範江湖耿耿所欲言未得從容

盡為知己者一發愧負愧負水利事深欲留念曩時向
執事陳說此事只為一郡民便熟計執事斷能信而行
之也不意一落縣家遂如石沈水就僕一里再三陳愬
竟不得遣官一視遂使執事美政頓成虛文矣今齎上
批結一紙求覽若如此發行執事以為行得否也僕亦
知郡邑公務實繁瑣視此等事真若迂遠不切時務然
名信臣守南陽民呼為召父史只稱其勸農桑開溝瀆
起堤閼晦翁提舉淅東歷窮山長谷鈎訪民隱首治四

明黄岩涇堰以為民本盖民無食詃許盜賊皆自此起究竟此事雖今之迂遠實古之切務也僕誠不以今之能吏待執事猥辱知待遂首有此獻又私計晦翁是舉請給公帑動數萬貫今此又百姓自為特假上人威權以齊一其力耳較前欵若易易也一落縣家反若是之難目今暇時已過農務將起想成罷休矣水利與併圖二事本是深耕薄斂表德王政至要也近聞併圖事亦委之縣家徑申僕恐又成畫餅矣行此等事下民雖云

至願至便然安習困苦寧是坐以待斃實不知出脫之方只在在上者指其迷而利導之譬如黄口赤子困疴瘵但知啼號而已豈能理會其病源所在而求以捄療之耶今願執事視部下百姓即如赤子一般看聽其啼號之聲充其惻隱之心則所以按其病而投其藥者自不能已矣藥之不愈顧且日夜旁皇遍求明剤決不坐待其斃也此實七情之正中發出性分内事也僕自病歸無所與於世事逈有芻蕘之論懇迫於執事寔以執

事志行相同自量言之必猶出諸執事之心也隅面怮

怮不勝勤綣萬惟終鑒在部下幸甚

三與平厓

素翁行後再發一啓專為素翁議廟號事大臣以道事

君不合則去素翁一出只以成事不合以去天下其謂

何若不合而不去自處其謂何今世道雖有太平之望

然天下人心望治之機譬如隻力挽陷車之輪纔轉動

依然復故處也且看近來一二事識者已占其未然矣

大抵天下事多是吾輩自壞三代以還其人才氣數乃
懸絶如此可嘆可嘆厓老近來有建白否治天下有本
議天下事有要今上聖明要在親賢士養德性經筵進
講亦不在多言只把大學中庸誠意誠身上着實開說
務在躬行要見二帝三王盛德大業皆由此進日養夕
息自然充拓光大聖德一固凡百機務自此中推出決
無悖謬矣凡人氣質不大相遠今世學術不明槩用其
氣質變小人為君子變君子為小人只是箇風之化公

看劉瑾時多少才儁皆受變一番孝廟朝亦即是此人才非天又别生一番人也此豈不是風之化厓老在言路要只去其太甚者微瑕寸朽值此聖明要皆可化為忠以贖前過如何如何走蠢拙無比近來意向在行止之間元無拘着飲水食粥中不惡也順報便人去廹信筆云云百惟為道自愛

答湛甘泉

近拜韶州手翰并大學中庸測古小學訓規連日披誦

吾兄之沖養深矣善夫無大器局天機甚淺竊有志於是氣力卑弱而舉千鈞未見其勝者幸藉師友夾持至此今又去之窮海之濱閉門靜求尚覺或存或亡日用驚惕實未能伏得此心安帖乃今始知聖學之若是艱也向與應黃二子期到西樵後二子不果來閩自擬是春獨往今又不果矣近得宗賢與守中書備述陽明先生有玉成至意實切摳趨但以出處未甚分明故遲遲矣大祇是向道之念未有如好好色惡惡臭之真也素

翁正月離省下聞中途尚有辭本尊翰今附去人早晚想聚京師也叔賢近況若何敬問百惟為道自愛不宣

答石龍

自東陽一書後再不得消息前素翁去匆卒草草數字相聞而已不知何時到京師吏曹以何地相處爾今上沖年百無玩好一味恭默誠堯舜之資也今日所急者知學之臣以講明古帝王執中之傳使聖德日新月盛然後可以責成唐虞之治耳今日四方徵名多是邱林

沖養君子今日所闕又非尋常百執事如先生者直宜處以論思之地勿泥常格更得一二元臣鼓動其間使舉朝皆相信附使有道君子得安其位行其志積之歲年不患先王至治不見於今日也素翁去意却欲徐徐或者多以為君命召不俟駕竊想素翁意思正以近世大臣去就太輕故所就亦多茍且故堅卧而强起强起而濡滯者且審人生注用之果如何耳此老若當軸直是要幹古人事業實大難得甘泉兄過韶有手書并諸

新得見寄連日閱過儘多啓發處此時想聚論京師有不一處幸與商量務歸大同至慰至慰南洲兄起否久不相聞矣前領東陽至意平日所學何事得時行志吾輩一大心事然君子蓋有自處者走不爲自便也未面竢再詳

與應南洲兄

久闕聲問矣聞石龍竹江俱已就道甘泉此時亦已抵京不知兄何日出門也先朝廢置者率已登用諸賢一

時同朝實太平之一大機會也竊以興致太平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要須識得小貞大貞之理自古君子在位能有幾時往往為喜名好事者將好機會失却兄見林茂貞應詔一本否議論得極正大處置得極縝密但其言語太峻急無涵蓄後來遂生出許多支節不相下氣只就君子一邊便不能得其同心共濟矣吾黨最患是分黨相治則凢乘間而伺吾之隙者何所不至此事稍覺轉動良可深慮兄其體念之近得甘泉兄訓規大學

中庸測分析條件覺得窒塞費氣力相見幸與明辯之

善夫識淺近答書未敢論也

上孫九峰大司徒

善夫癸酉秋獲送道旆南歸旋以疾去之海上侍履無由每瞻嵩南九峰鬱鬱而朝廷之柱石在焉自我公去國十年而十年內之風物氣象何如也今上聖明應運御天而我公實起而輔之是今日聖君賢相一時同潛於襄漢之表今日飛龍在天而應之者固宜有九二見

龍之大人也於乎不圖漢唐宋而後復見堯舜為君皐
夔為臣而同廷合席也蒼生世道何其大幸哉公之一
出一處實朝廷安危之係天下治亂之準也信非以一
節自止者可比方其萬一也今日斡轉元化整齊綱紀
非公其誰也先朝之獘甚矣今者其後甲三日也一動
移間就可黄虞其天下使萬物各得其所願良在此一
大機會中萬萬不可失也善夫踈冗迂拙自知當齟齬
一世謬充我公昔日藥籠中下品在教養徐議之列銘

深肺膂奉違十載中間稍出為先人贈典隨衆獲罪以不死餘軀復解去草野荒落竟不能時達其私情隆想天人愧負門下多矣遭際明時正好執鞭為大君子御又以病居不得聆謦欬於萬一情其謂何昔温公謂元城先生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遊舊矣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絶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善夫於公視元城於温公迹實相反敢自避其斧鉞之誅哉顧自原其望台之私實無閒顯晦希

曠之迹有難以言語自文者因吳德翼之便敬此布下悃伏望益為天下加愛不宣

答楊叔亨

宗道至始得吾叔亨動定云各係公事亦不頻相見日來切磋何人詞藻之學視往日較不動意否恨團聚日淺猥辱相與至意寔未有毫分裨益愧負可言容色音問之闊又將三載矣善夫此歸只為求所以立者閒居靜守追其病痛所在日用應接為所障碍處甚多不見

長進計今犬馬之齒去四五十直咫尺間耳因念入仕將廿載分内事未有一件成就此身負陶鑄多矣周勤可所附來書是今日到拜教拜教前寄去口義多出一時應答不足觀近稍看過儘有未更定處累欲抄去求吾叔亨評改且未能述而自歸以後無有從講者未曽上紙大抵四子六籍只是一致但尋得源頭分曉萬軸破竹矣口義原不為著述第使聽者備不忘耳大學明德中庸性道教作何理會若苦去書本上搜求該博一

旦年力艮莫却於何處安泊易理今頗見得幾分比舊說較濶大未敢謂斷然是如此行將與吾叔亨面論之春秋元是舉業上工夫今幸已不記憶大段彷彿得聖人意思未暇攻矣象山語録大槩在鳴寃録今人學象山如鳴寃之名可作口實耳古聖賢立言只是發明這一件事若讀書得法更不消許多朱子精義象山廣大俱不外此學者只管較量朱陸同異恐反被異端揶揄也吳德與巽去促草率布此德敷克相俱無書幸引賤名

與思道

自去夏拜緘後續奉三狀不知盡得達否倉卒為別又是幾番物候耳日月如流吾二人者皆是四十左右不知更有四十年於世更得幾番離合也學問未成事業未建善夫此身愧負於君父朋友多矣今雖處散地畢竟吾輩平生所講明何事及時致用自是明體者所不忍失善夫庸劣迂拙兄實知之其平生自揣實不敢過望其所以自待亦不忍自薄得一僻邑而治之鞭策駑

蹇日不越百里容或有濟顧此官階似非可下而出宰
者當此聖明善夫顧矯而為高耶近士夫中多勸善夫
可速出善夫私念出處決不可輕窮達斷自有命前此
僕僕道途旅進旅退於君親未補毫分而身心所失奚
止尋丈倘不我錄顧當安諸命焉已矣惟兄其教之吳
德翼謂必致書山東燈下草草

答歐陽崇道

承下問求民安瘼之念藹然可掬以公之賢明進無似

於忘形之地善夫頗忍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耶坊里事據善夫耳目所及儘見公溥寄報職役人户者改正甚多百姓至愚而至神孳孳求奸反受其棼看來百姓儘為恩威所囿轉移之速而不忍欺不敢欺者又在於揭日月之外也慰慰其首報未盡者又聞開自新之路其一二未平者又聞開自直之門可謂盡其情平其政矣但鏤版一事善夫敢盡其愚人情彼此勢均收除之際於升合計便宜自有許多難處處里里如此草册甚至

有抄舊管者非其緩急得已之罪也聽審問第不失以正對耳若一一刻定百姓十年受其縣爭勢必至於更易更易一多公忍盡誅之耶其法只在於部省府縣四册一時俱了則自無奬矣鄙見如此望惟高明更裁之山林迂腐恐不足以窺公妙用未敢便以為是也

答王應時

承手教繾綣至意深悉别後動定執事行益高學益邃而取善益廣善夫不及也天下多故則小人攻君子及

稍無事則君子自相攻天下事最患是分黨既已分黨決無有相成於是非之同以共濟天下者是國家之大疢也執事其念之善夫久居荒寂日思海内故人人各有長皆是善夫師表追憶教言恨不得縮地未止是聞足音而喜也出山尚未有期奉晤無時幸為道自愛以慰遐念

答張昆侖

平厓歸領教言且詢動止吾子以宏博之才加以恒嵩

河漢之助宏大幽邃無不有之矣善夫入山日深矣何日得與吾子共談天地古今之變以究出世之論也馬江二子復得合并知吾子甚樂也夢澤竟遭此摧抑過剛則折吾輩亦當自尤也聞擁車者通州足以見夢澤之素矣閩浙之行莫是謾語否待待太初稟奉去此走批點者此刻出之徽人徽人好事而畏禍多將原題易以已名又將涉時事者削去可恨可恨今此盡行塗去更有潯陽歌十首在汪希周處取入之煩再刪過看與

鄙意同否至望所惠書甚佳拜既拜既

上陽明先生

善夫嘗天不棄癸酉歳得假毘陵之謁猥承至教忝以天質凡下無有其地因循歳年幸再私淑諸人稍知向道是雖未及先生之門然竊念先生之恩信與生我者同死不忘也第恨立志不堅時作時輟比来業不加修病不加少恐一旦即死與草木同朽不及終志門下不無負無涯之憾矣去秋擬出門再沮於大病至今未復區

區樞趨寸忱未有一日放下也子莘往敬布下意萬冀不棄絶於門下不勝幸甚

答張起溟

適作書寄去程丞且至彼此相念一而已矣讀教札悉公已造高明地位生此天地得為人為男子復備此聰明不求實作用以了此生良負覆載學問無處非致力之地所謂厭喧就寂避繁入簡去富貴以樂貧賤舍山林以混市朝九有意必皆非也公根器大佳求所以安

身立命處甚無難事辭章技能奚啻筍屣也善夫資稟駁雜鞭策不起無以答知己秋冬不免一出隨世遷就非其志也承委作尊翁壽文於公有愛哉善夫自永感後不忍作此項文字今敬為㩻翁傳如何文思蹇澁亦須旬月可辦當有以復也未盡

與朱白浦

近聞兄出視齊魯歲東一啓恐不及矣平厓此行與兄同地凡百數張自身而推者日與講明沛然中正矣喜

慰喜慰善夫自得杭州書旋得南洲石龍二椷承三兄誨掖深思何可喻之去秋𢖍擬弔楓山即謁陽明奈瘧疾纏糾至仲冬百病增劇今五閱月矣尚面無人色精神血氣不及往時多矣近與平厓訂約異日過魯謁孔林當移兄為會以罄所未言功名之論最其後者聞子積子謙小野皆坐詘其有以取之耶惜哉惜哉寓邸上布此不盡

與陳天游方伯

善夫寡劣幽塞行不逮志百無及於人人謬承君子過與不在遐邇之别乃不獲領光霽於謦欬之下以增未能豈所謂入山舍玉入海而不探珠耶良愧良愧善夫自去冬病厄至今形骸盡死所餘者殘喘耳功名事恐非樵牧之徒可以倖取近蒙有勸駕之命中賜過揚反身自觀豈勝皇汗且自揆才力實不堪事事兼以平生數奇百病相代自分得穩卧於聖明之世數年以死萬念俱足矣善夫何德以承君子之辱昔陳仲舉薦徐穉

稱雖不出感念深矣病未愈莫拜堂下敬以狀致悃唯
察其所存幸甚

答李明德

春間得見懷之作備聞起居緬惟草堂促席話言常在
懷抱也此時官理想得行所學學官一而已近見時禁
所指將有紹興慶元之憂人心世事乃如此諒真見道
君子必不為所變也此道在天地更有何同異諸君子
莫是血氣異之也血氣愈用去道愈遠矣可嘆可嘆善

夫自冬徂夏純在病中今雖去體然尩憊甚矣餘情甚長俟相見日盡之未一一

答魏子才

近南海李令書來始訪取得手教并三訓規服玩不去手敬拜嘉言承發示三端其提掇之意深矣深矣善夫謭劣少不聞至教沉溺文字伏匿空虛者殆十許年中頼朋友相麗稍因此中有末見然志不堅忍依違汨沒又將十許年今髮已種種矣自視實未有毫分植立好

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即是無實知見故無此真好惡日用夾雜者又何限日唯驚惕將終為小人之歸矣此不敢自欺不敢欺人承諄諄至意實未有以答君子之辱也鶴峰在此頗獲相觀抠侍何時天向肅惟君子體之不宣

與應南洲

春間得越中二手教繼得顯仁濟上種痘事近又得二兄宦蹟皆好音也善夫入秋病稍去體然神思大減眼

就花齒半揺動百年未中而衰颯如此不肖可言耶白下之命於病軀散才甚稱且得以暇日求吾斯未信處竊自慰也石龍兄此時想履任相聚之喜良莫可喻兄在京師近況如何閲邸報氣象甚見逼促今日須得一二元老休休有容兼收並蓄化小人為君子勿太黑白使此輩不自安漸漸整頓將去或有可望士大夫誰非可用之材今日用人只是不當位故俱不得其効處欲言甚多相見在何時勞心怭怭

與林平厓

宗文知未回平厓序容易寄林廷光歲裏到徐未敢前進今復送家小回世事可知走踪跡只在江湖之間矣

乾隆御覽之寶

少谷集卷二十